

拍樂爾
原著

青鳥

羅玉君譯
豐子愷畫



這隻鳥兒簡直是一個情郎

羅玉君譯

青鳥

東方書社發行



多音風
於上海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版

青島

每冊定價二元五角

不
准
翻
印

譯者 羅玉君

出版者 濟東印書社

發行者 王曉蕓

發行所 東方書社

上海：福州路崇慶里十九號

濟南：院西大街

重慶：民生路

成都：祠堂街

青鳥 (童話)

法國柏樂爾原著
羅玉君譯

小引

這篇「青鳥」[L'oiseau Bleu 係法國柏樂爾 Ch. Perrault (1628—1703) 所作。內容係敘述一個少年國王的戀愛故事，中奸人詭計，罰變七年青鳥。全篇結構驚心動魄，哀豔絕倫。與比利時作家梅特林克所作之青鳥完全不同。該篇我國早有譯本，內容係敘述兩個窮苦小孩，在聖誕節之夜，夢遊地府的故事。青鳥乃象徵幸福。為一抽象之理想。兩個孩子，在各種艱苦中找尋青鳥（幸福）不得，次晨從睡夢中醒來，發現青鳥（幸福）就在他們的家裏，籠子裏。兩篇青鳥雖然同為童話，同為世界名作，但內容則迥然不同。而且柏樂爾是十七世紀的作家，梅特林克是十九世紀的作家，時代也相差了二百多年。特此贅敘數語，以供讀者參考。

青鳥

從前有一個國王，他擁有廣大的國土，同豐富的財寶；只可惜他的愛妻死去了。這突如其來的打擊，把他拋在最悲慘的命運裏。起初有整整的八天他自己藏躲在一間狹小而黑暗的屋子裏，他把自己的頭顱向四圍的牆壁亂撞；他悲哀，他毀滅，他要自己血濺腦碎。人家也害怕他真個的自殺了，於是想方設法，把牆壁都改裝起來。把厚厚的毛褥子鋪在牆壁上，望板上，地板上，面上再釘着柔軟的花緞子。這樣一來，任隨他在屋子裏如何的橫衝直闖，連皮膚也不會擦傷的。

滿朝的大臣，憂慮焦急，輪流去看護他們的國王。每個臣子都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務能能夠減輕國王一絲的愁悶。有些人採用了又愉快又俏皮的口吻，有些人甚至裝出艾幽默及歡樂的論調。但是他們剛剛一開口，就曉得完完全全失敗了。他連一個字都聽不進耳，如何能在他的破碎的心弦上，彈出半點回響呢？

後來正在萬分危急的時候，來了一個女人，自願來醫治國王。他穿了黑色的喪服，一層黑紗把身體裹得緊緊地，頭上也戴了幾層面網，還穿了長曳曳的黑外衣。一進門來，她就痛哭。時而哀訴低咽，時而放聲嚎啕，哭得比國王更傷心，叫得比國王更悲慘。他的聲音把國王的聲音掩蓋着了，使國王不能不驚奇起來。

她向國王說道：「我這次來啊，決不像一般人爲了減輕您的悲痛而來，相反的，我是來增加您的悲痛的。我們對於一個善良女人的死亡，除了哭泣以外，沒有其他任何更正確表示。單就我自己說罷，我有一個最最好的丈夫，世界上沒有一個丈夫能夠與他相比，然而他已經死了，我只有用眼淚來洗滌我的悲哀。只要我的頭上還剩有一對眼睛，血與淚都會從那裏面滔滔不絕的湧出來。」

她說完這番話以後，嗚咽加劇了，悲號加倍了。國王也不示弱，一齊高聲狂號亂叫起來。

看來他接待她比接待任何人要好些。他把他的親愛的死者的種種美德都向她敘述。

她呢，也把
她的親愛的
死者的種種
美德向他誇
張。於是他
們慢慢的談
開了。各人
都訴說各人
心頭的痛
苦，越來越
誇大。過了
幾點鐘之



後，這位聰明的寡婦，看看自己的計劃有些失靈了，於是一層又一層的揭開了她的面紗，痛苦的國王這時候也哭得疲倦了，偶爾抬起頭來，去注意另一個同病者，要送給她一點兒同情。不料這一眼就注定了他終身的命運，他對她再也不能漠然了。

那一雙碧沉沉的大眼睛，帶着細長的睫毛，在眼簾下撒下美麗的陰影。而且不停的在轉動，在顧盼。再有那清新美艷的面龐，好似一朵初開的芙蓉，曉露都不敢冒失地去觸弄她。慢慢地國王就不字字句句的提到他的死者了；後來簡直不再提起他的妻子，而且命令左右，都不許再提起她的名字。那寡婦說道：「我要一生一世都痛哭我的丈夫。」國王立刻哀求道：「我求您不要再記着你的永恆的悲哀吧。」

後來人人都驚奇這件事情的發展，國王終於娶了寡婦爲皇后了。眼石他們脫了喪服，穿上吉服，由黑色變成綠色，甚至變成桃色了。人類的心靈，往往有一個漏洞，這個缺點，就是人類的弱點。有人如果找着這個小孔鑽了進去，然後就可以爲所欲爲，支配那人的一切。

國王在第一次結婚後，生養了一個女兒。說起這個公主，那真算得世界上八大奇蹟之一。她的名字叫花嬌（註），因為她簡直就是花神下降。她是如此的鮮豔，如此的年青，如此的美麗。我們很少看見她穿紅着綠，施脂抹粉。她愛穿輕紗薄羅做的衣裙，點綴幾粒鑽石珠寶做的鈕扣。把幾朵鮮花，幾片綠葉，簪在她的美麗的髮上。這般素樸的裝飾，更顯出她是天仙下凡的姿態。當國王第二次結婚的時候她才只十五歲呢。

新后也有一個女兒，已經送到蘇西仙女那裏去治療她的醜陋。這個仙女是新后女兒的乾媽。醫治的結果，並不比從前文雅，也不比從前美麗，蘇西的熱心是白費了。不過因此她更獲得了他的媽媽同她的乾媽的愛憐。她的名兒叫鱸魚（註）。因為她簡直就像一條鱸魚，臉上佈滿了白的，黑的，紅的斑點。她的頭髮又髒又黑，使人望而生畏。她的醜惡的皮膚，好像永遠洗不乾淨的樣子。皇后瘋狂地寶貝這個獨生女兒，她覺得她是天仙，讚賞不絕。常常口內叫喊着：「鱸魚兒呀！我的美麗的鱸魚兒呀！」

鱸魚兒呀！我的美麗魚兒呀！
鱸魚兒呀！我的美麗魚兒呀！



皇后看

見花嬌公主

處處都比鱸

魚高明，心

中十分氣

悶。於是想

方設法，使

花嬌失歡於

國王，可以

說沒有一天

皇后與鱸魚

不給她以難

堪的。花嬌公主生來絕頂聰明，又溫柔，又高雅，努力克服她周圍左右的困難。

一天，國王向皇后說道：「花嬌與鱸魚年已長大，都是結婚的時候了。假如現在有一個王子來在我們的朝廷裏求婚，我們準備把一個女兒嫁給他。」

皇后回答道：「我決定要先嫁我的女兒。因為我的女兒比你的女兒年紀要大些。而且我的女兒要比你的女兒更可愛得千倍，她們兩個人的美麗好壞是不能夠比較的。」國王當時不願同她爭論，僅僅回答道：「你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這件事情完全由你作主罷。」

過了不久久的時候，有人報道國王亞蒙駕到了。這是一個超羣出衆的王子，從來沒有一個國王比他更聰明，更煊赫，更富庶。他又生來性情溫柔，人格高尚，世界上只有他一人才有資格叫亞蒙（註）。皇后知道了這個消息之後，立刻動員所有的繡花匠，所有的裁縫，所有的能夠爲鱸魚公主裁製衣服首飾的工人。她請求國王決不能爲花嬌添製

（註）亞蒙 Charmant 此字含義頗多。有美麗，迷人，適意，鮮豔，可愛諸多意義。

一件新衣。而且收買了宮中的女僕，把花嬌的服飾，偷得一乾二淨。就在亞蒙國王駕到的那一天，她的衣服，珠寶，花朵都不見了。她找到平素忠心侍候她的僕人，請求他們去商店爲她購置一些衣料，她們一致回答說，皇后的命令，不許可他們如此。這樣一來，可憐的花嬌就只剩有一件又小又髒的破衫了。她的自尊心受了委曲，覺得羞愧萬分。當亞蒙國王進宮的時候，她藏躲在大廳的一個小角落裏。

皇后極力鋪張地招待嘉賓，儀式非常隆重。她把她的女兒打扮得十分齊整，遍身珠寶，發出燦爛的光輝。不過在這些花團錦簇之中，她顯得比平時還要醜陋十倍，亞蒙一見她之後，就轉移了他的眼睛，不敢看第二眼了。皇后還以爲亞蒙太愛她的鱷魚兒了，而且國王年少，恐怕是有些顧臉，不敢在人前表示愛情。因此她把她的女兒處處都放在國王的面前。國王實在不耐煩了，才開口問道：「你們宮內還有一位名叫花嬌的公主，是嗎？」鱷魚用手指點一個角落，答道：「是的，她就在那裏。她自己不敢見人，藏躲在那黑暗的角落裏。」

公主的
你的
絕代
的
姿容……



花嬌這
時候臉紅
了，兩腮好
似含羞的海
棠，顯得這
般鮮豔，這
般美麗。使
亞蒙國王遙
見之下，眩
惑昏迷，不
能自持。他
立刻站起身

來，走到花嬌的身邊，深深一鞠躬，向她說道：「公主，你的絕代的姿容，把你裝飾得太多了。有了你的天賦姿容，你已不需要任何物質上的幫助了。」

她羞愧地答道：「陛下，我承認我是不習慣穿這樣骯髒的衣服的，我甯可讓你不看見我還好些。」

亞蒙大聲說道：「這是不可能的。一個這樣傑出的公主，站在我的面前，我又生有一對眼睛，教我不看她，轉看別人，那是可能的嗎？」皇后這時怒不可止，向亞蒙說道：「啊！我已經聽得不耐煩了！陛下，花嬌已經是太俏皮，太風騷，她不需要你對她說這樣許多恭維的話。」

亞蒙國王聽了皇后這些不自然的談話，把這個家庭的內幕，已經猜到了幾分。但是他已無法管制自己的感情，索性把對花嬌的崇拜，完全流露出來，繼續對他談了三點鐘的話。

皇后失望了，鱷魚也焦急了，想法要戰勝可憐的公主。她們在國王的耳邊說了許多

抱怨的話，強迫國王下令把花嬌幽禁在一座塔裏，只要亞蒙留住朝廷一天，花嬌就一天沒有自由。這樣就斷絕他兩人會面的機會了。

果然，花嬌剛剛回到她自己的寢室裏，就被四個罩了假面具的壯丁把她連拖帶抬的送進一座塔裏。她獨處在這座尖塔的最高層樓上，哀哀地痛苦她最後的命運。她明明知道皇后所以要這般虐待她的，完全爲了要阻止她與亞蒙會面。實則她已經很喜歡這個國王了，她是很願意嫁給他的。

花嬌公主所受的殘暴待遇，亞蒙還一點也不知道，他還在等待見面的機會。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他等待得千萬個不耐煩了。他想向他周圍左右的人都說到她。那些國王派來侍候他的衛隊與僕從，都奉了皇后的命令。儘量敘說花嬌公主的壞話。他們說她風流成性，說她喜怒無常，說她脾氣別扭，說她虐待她的朋友同她的僕婢。天下沒有第二個女人有她這樣壞，她是如此的不純潔。她喜歡穿著卑賤的牧童的衣服，不願意穿著高

貴的衣裙。她的父王爲她選購的金絲衫和銀絲裙，她都拋棄不穿。接獲這許多報告後，使亞蒙國王十分痛苦。他非常生氣，他想罵人，他想打人，他想搗毀這缺陷的世界。他自言自語道：

「不，不，絕對不可能的。上帝既然造就了一個如此美麗的軀體，又把這般醜惡的靈魂裝進去，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我看見過她，秀其外者必慧其中。她明明表現着羞澀難堪的樣子，說她是不習慣這般襪襖就會見客人的。怎麼！她的態度是這般謙遜，這般溫柔，這般高貴，我們忍心說她是個壞蛋嗎？我是有感覺的人，這件事情不能欺騙我。我應該相信，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皇后的詭計，她設法使花嬌處在不利的地位。做繼母的人，不是沒有花樣的。我們再看鱸魚公主是何等的醜陋，何等的愚蠢。她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值得穿戴人間最美麗的衣服？」

亞蒙內心在理解這些問題的時候，周圍左右的僕從察言觀色，已經猜到了他的幾分心事了。他們明白繼續說花嬌的壞話，不能討得王子的歡心。侍衛當中有一個最機智的

人，挺身而出，鼓動他的如簧的妙舌，來試探王子的感情的祕密。於是他就鋪張花嬌公主的美法，這番話把王子的心救活了，他像從沉沉的睡夢中驚醒過來一樣。他沉醉在愉快的談話裏，滿臉露出衷心的歡樂。愛情，愛情，你去了留不住，你來了藏不起。你的魔力太大，無孔不入。你表現在情人的嘴唇上，你誇耀在情人的眼睛裏，而你又躡躑在情人的顫抖的聲音裏。當人們有所愛戀的時候，含默，語言。歡樂，悲愁，一切都咕嚕看愛情纏語，要遮掩也是無法的。

皇后焦急的等待，一定要知道亞蒙國王是否回心轉意了，還要知道她的祕密的間諜工作所收的效果。每晚她都詳細考問他的派去的人，搜集一切人員的報告都是同樣的結論：

「亞蒙國王，深深地愛着花嬌。」

那個可憐的公主此刻又是怎樣的情形呢？她睡在土地上，在那個可怕的高塔的牆根旁。那些罩了假面具的壯士把她捉來後，就留下她孤單一人。她憂鬱地說道：「假如在

她睡在
那個可怕的
高塔的牆根
旁的地上



我未認識那個
可愛的國王之
前，人家就把
我幽禁在這
裏，比較起來
我的愁悶還要
少些。他的美
麗的身影充滿
了我的心懷，
這只能增加我
的苦痛與不
幸。我不懷疑

皇后的行爲，這種舉動完全是隔絕我與他見面的機會。這未免太殘酷了。天呀！你給了我一些稀有的姿色，使我付出整個生命安全的代價，這是公正的嗎？」她哭得傷心，哭得淒苦，使鐵石心肝的仇人聽見了這淒涼的嗚咽，也會感動得流下淚來。

苦樂的各種演習，流走了這不同的黑夜。皇后爲了表示她對亞蒙國王的無限關心，假如亞蒙醒了過來，順了她的本心，娶去鱸魚公主，他將得到何等的報酬起見，於是預先購送他許多衣物。這些禮品，都是從最尊貴的最富麗的最時髦的裏面再精選出來的。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餽贈，能夠與這個餽贈媲美。有一顆愛神的騎士大綬勳章，是她同國王結婚時才頒佈的法典。這是一顆偉大的心形勳章，黃金鑄成的。面上塗了火紅色的瑟那質，周圍鑲了箭形的裝飾。有一隻箭頭有個小孔，下面刻了這樣的字跡：「唯一的她使我受傷了。」皇后特別爲亞蒙製造了一個金心勳章，用一顆駝鳥蛋那樣壯大的紅寶石做核心，周圍每隻箭頭都是整片的鑽石做成。每顆鑽石至少有指頭那般粗壯，那般長大。一串珍珠做成繫心的鍊子，當中最小的珍珠，每顆都有一磅來重。總之，自從有世

界以來，自從有人類以來，沒有一件東西能夠與這顆勳章比擬。

國王看見這些禮品，驚奇得說不出話來。在上述勳章之外，還附有一種禮物，就是一本書。書頁用最薄的小牛皮做成，上面寫着最精美的小字；封面是金絲織成，鑲嵌着無數的珠寶，合成愛神的騎士的勳章的浮雕像。那些字跡取精細，真美妙，說不完的富麗與名貴。使臣向王子說這是他看見過的公主送給他的禮物，希望他做她的隨身的騎士。聽了大使的報告，亞蒙以為是他心愛的公主送來的，歡樂的說道：「真的嗎？那美麗的花嬌公主，她也思念到我嗎？這般的慷慨，這般的多情嗎？」

使臣回答道：「大人，你把名字記錯了，我們是從可愛的鱸魚公主那邊來的。」

「鱸魚公主求我做她的隨身的騎士嗎？」國王很嚴厲的很冷淡的說道。「我不敢領情。一個國王也有他不能自己作主的時候。我知道一般人所稱騎士，輕諾者必寡信。我是不說謊話的。我不願意收受她的餽贈，免得我言行不符。」他立刻把金章珠鍊金書一齊都擺進原來的篋子裏，一齊都退給皇后。她同她的女兒都氣得透不過氣來。她們拿出

大人
我們
是從
可愛的
鱷魚公主
那邊來的



如此特別的恩惠，反招來異國國王輕蔑的回答，如何不氣壞人啊！

當亞蒙的心病稍癒的時候，他直接走到皇后的內宮去，希望在那裏，能夠看見花嬌公主。他

用眼睛東張西望，假如聽到有人走路的些微聲音，他就不由自主的迅速的掉轉頭來，向大門的方向望去。他顯得又痛苦，又不安寧。

惡毒的皇后已經猜透了他的心事，假裝做不知道的樣子。她只向他談論着快樂的事情。到最後亞蒙實在忍耐不住了，才問道：「花嬌公主在那裏？」

「大人啊！」皇后很驕傲的回答道。「她的父王禁止她出來，一直到我的女兒出嫁以後。」

「豈有此理！」國王申訴道。「人類怎麼能夠把絕代的美人當作囚犯看待！」

「我不知道。」皇后回答說。「等我研究了這個道理以後，再來告訴你。」

國王覺得他的忿怒已經不能遏止了。他投給鱸魚輕蔑的一瞥。心內明白完全是爲了這個礙眼的怪物，才把與花嬌會見的快乐都犧牲了。他突然離開皇后，因爲看見她，更使他內心悲傷。

他回到自己的寢室裏，把內心的痛苦告訴一個同來的王子，他說他已經陷入在瘋狂

的戀愛裏。只要能買通一個花嬌公主身邊的女僕，只要能再見公主一面，只要能再與她有幾分鐘的暢談，他願意付出任何的代價，就是犧牲半個王國都可以的。少年王子感動了他朋友的誠意，不久就找到了一個女僕，可以作為心腑的密使。女僕告訴他就在當天的晚間花嬌可以在一個矮小的窗內與國王會面。窗子開向幽靜的花園，正是有情人暢談情話的理想的存在。但要國王小心謹慎，不要讓外人看出痕跡。臨去時她還回頭囑咐道：「我們的國王與皇后太嚴厲了，萬一他們知道了我曾做亞蒙的嚮導，他們會把我殺死的。」

少年王子覺得自己的計劃完全成功，答應了女僕所有的要求，跑回亞蒙國王的寢宮來，報告他這秘密的勝利和晚間幽會的時間。

可憐他們又陷入在皇后的奸計裏了。可惡的秘密女使，就是間諜網的一環。她把所有的內幕都報告皇后知道。皇后命令她如此做去，又把鱸魚放在小窗的裏面，皇后叮嚀她如何去享受她新的命運。鱸魚雖然愚笨，這個她倒懂得。

這夜天色黑暗如漆，要亞蒙國王分辨出皇后佈置的偷天換日的鬼計，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何況他純潔的心裏毫無成見，而且也夢想不到人間會有如此的險惡。

當他一步一步走近小窗的時候，他心中充滿了不可形容的狂歡。這黑夜增加了愛情的神祕與價值。他把鱸魚當作花嬌，說不盡的千言萬語，說不盡的海誓山盟。鱸魚也不放過這個千載一時的好機會，低聲說道：「可憐我罷，我是世間最不幸的人。有了這麼殘忍的繼母，我時時刻刻都在痛苦之中，直到她的女兒出嫁以後。」亞蒙趕忙安慰她道：「如果你願意做我的妻子，我將是人間最幸福的國王。我求你接受我整個的熱情，同我分享這頂燦爛的王冠。」他說完這句話，就取下他手指上的一隻戒指，虔誠地套上鱸魚的指頭。同時還戰戰兢兢地說道：「這就是我的盟誓的信物。從現在起，你可以一分一秒的計算，我同你離開此地的時間，越快越好。」鱸魚儘量用好言語來回答他，也說：「越快越好。」亞蒙明明聽得她所說的話，沒有半點意義，雖然他也因此感覺痛苦，但是他原諒她。因為在繼母虐待之下，一個失去了自由的人，思考力當然變遲鈍

了。他不忍心離開她，一直到約好翌日的會見在同一地點，同一時間。他才悵然離去。自然離魚是求之不得了。

皇后探知她的計劃順利
的成功，她一



方面準備，一方面暗喜。

他們的婚期迫近了，亞蒙國王親自來迎接她，坐了一張飛車，是用許多有翅膀的青蛙拖着的。這是國王的朋友當中一位魔術家贈送的，又華美，又別緻。

這天夜裏，天色更黑暗了。鱷魚很神祕的從一個小門出來，國王早就等待着了。他把她擁入懷裏，又是千言萬語，海誓山盟。他說他永生永世都是忠實於她的，不改變的。他不願意坐在飛車裏，整夜的飛遊，很急迫的要解決結婚的問題。他請求她指示結婚的地點，她告訴他，她有一個乾媽是一個仙女，名叫蘇西（註），是很有權力的。她請求國王帶她到仙宮裏去。國王本來不知道去仙宮的路道，只下了命令，叫拖車的龐大的青蛙直飛蘇西宮就得了。因為這些青蛙了解宇宙的地圖，天堂地獄都尋覓得到。一會兒的工夫，國王同鱷魚都到了蘇西仙宮中了。

（註）蘇西 Sosydo 有憂愁之意

宮中燈燭輝煌，照耀得如同白晝。鱸魚假若不細心把她的大臉用厚厚的面紗罩起來，國王早就看出他的錯誤了。她請求她的乾媽與她在另室耳語一會，她告訴蘇西她用了什麼方法才把亞蒙擒獲的。她請求乾媽的幫助，來緩和這事件的後果。「呵！我的女兒，」仙女說道。「這件事情太難了，他太愛花嬌，我敢斷言他會使我們絕望的。」

國王這時候在一間小客廳裏等待她們。這客廳的四壁是用鑽石築成，如此光燦，如此皎潔，把蘇西同鱸魚談話的影子映在壁上，國王看得清清楚楚。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覺得自己在做夢。

「什麼！」「什麼！」他高聲說道：「我受人愚弄了嗎？我受人欺騙了嗎？是不是我在夢裏？是魔鬼把這個仇敵給我帶來了嗎？她來擾亂我的婚禮嗎？我的親愛的花嬌在那裏？也許她的父親跟着她緩緩的來吧？」他越想越去，越想越愁苦了。

更壞的事情來到了。當她們兩人走進客廳的時候，蘇西用堅決的口吻說道：

「亞蒙國王，這就是鱸魚公主，你曾經愛過的。還給過她信物的。她是我的乾女

兒，我希望你立刻就同她結婚。」

「我嗎？」

我嗎？」國王大聲叫道。

「我同這個醜怪結婚嗎？你以為我是一個柔順的羔羊，可以任憑人家宰割嗎？你要



知道我同她根本沒有關係。如果她向你造謠，如果她妄想……」

「不要往下說了！」蘇西打斷國王的話。「在我的面前這般沒有禮貌，這般大胆！」

國王又說道：「我知道我應該尊敬你，如同尊敬一個值得人尊敬的仙女一樣。只要能夠把我的公主還給我。」

鱷魚說道：「可惡的背約者，難道我不是你的公主嗎？」她把指上的戒指指點給他看道：「你親自把戒指套在我的指頭上，這是你神聖的信物，你忘記了嗎？在小窗邊你同誰人說情話？這一切我不是你的對象嗎？你敢完全否認嗎？」

國王答道：「這樣說來，我完全是一個被欺騙，被愚弄的人了。不！不！我決不是一個蠢豬。走罷，走罷，我的青蛙們，我願意立刻離開這裏。」

「呵？這不是你的能力所及的事了。在未得到我的同意之前，你是逃不了的。」蘇西說道。她同時觸了國王一下，他的兩腳就好像釘在地板上一樣，生了根似的，一步也

不能移動了。

國王直端端地站着，向仙姑說道：「任隨你用鑿子來鑿我也好，用磨子來磨我也好，把我的皮剝了也好，我永遠不能改變我的心腸。除了花嬌以外，沒有第二個女人能夠佔據我，這件事情是鐵定了的。我現在毫不隱瞞，直接供出了我的心事，此後你可以使用你的能力同你的地位來宰殺我得了。」

蘇西開始運用所有的溫存，所有的威駭，所有的約言，所有的懇求，結果絲毫不能轉變亞蒙的意志。鱸魚哭呀，叫呀，呻吟呀，憤怒呀，一直到精疲力盡，才停止下來。亞蒙國王一個字也不說，用眼睛看着那兩個女人的精采表演，自己的神態是不屑同她們講話，輕蔑她們。聽憑她兩人說了一大堆的廢話，他一字不答。

在這種困難的情形之下，他經過了十天，二十天，讓他們不停止的說下去。他呢，沒有食，沒有飲，沒有睡眠，沒有坐臥。後來蘇西自己疲倦了，向亞蒙說道：「好罷，你簡直是一個固執的人。你是不願意講道理的。現在有兩條路由你選擇，第一條路是做

七年的苦工來贖罪，以懺悔你說話沒有信用，第二條路是你同我的乾女兒結婚。」

亞蒙國王起初是死樣的沉默，至此忽然大叫起來：「隨便你怎樣處罰我都對，只要能從這個醜怪的手裏解放出來就行了。」

「醜怪就是你本人！」鱷魚大怒喊道。「我把你看成一個玩偶似的小國王，連你坐的車馬都是可鄙棄的。誰叫你來到我的大國裏？向我說了一大堆不兌現的話，還要罵我，真是豈有此理！你自己想想，假如你還稍稍有一分廉恥心，你能夠如此虐待我嗎？」

亞蒙國王聽了這番話，用譏諷的音調回答道：「罵得好，罵得妙。你看一個國王是這般愚蠢，不敢娶這個美人兒做他的老婆！」

「不！不！她不是那個美人兒。」蘇西發氣得很，大叫大吼。「你這個無理的畜生。現在唯一的道路，就是從這個窗子飛出去，管你願意不願意，罰你穿上羽衣，變七年的海鳥。」

就在她的話要說完的時候，國王變了形相了，他的兩臂蓋滿了羽毛，變成兩扇翅膀

了。他的兩腿同兩腳，變得黧黑而細小，腳爪上的指甲，彎曲得像一些小鐵鉤。說着說着，他的身體也整個的縮小了，他全身都長滿了長而細的羽毛，閃耀着蔚



藍的天色一樣的藍光。他的眼睛變圓了，亮得像兩顆小小的太陽，他的鼻子不在了，只有一個象牙似的尖嘴。他的頭上突出一個白色的烏冠，看起來像帶着舊日的王冠一樣的美麗。他的歌聲非常好聽，而且還能說出人的語言。當他看見自己變形之下，發出一聲痛苦的哀鳴，痛苦他的舊日美麗的影子的消逝。後來整整翅膀，飛出蘇西這個注定惡運的宮殿。

他從這個樹枝，飛到那個樹枝。憂愁把他壓碎了。但是他決不棲息在普通平凡的枝桠上。他選擇能夠象徵愛情的或代表憂愁的樹子，他有時躲進覆盆子樹的濃蔭裏，有時又藏身在高大的扁柏樹的蒼翠裏。他用痛苦的音調歌唱着，他痛苦自己的惡劣的命運，還有花嬌的惡劣的命運。他說道：「她的仇人們把她藏到那裏去了？這個美麗的犧牲者此刻又如何了？皇后的惡毒，還會留給她最後的呼吸嗎？我到何處去找她呢？我命定了七年之內不看見她嗎？也許在七年荒唐的歲月裏，他們把她嫁人了。果然這樣，我完了，永遠的完了。因為維繫我生命的惟一希望沒有了。」這種極不同的思想使青鳥感受

痛苦，他痛苦到想自殺，想突然的死去。

青鳥飛走後，蘇西仙姑把鱷魚送回皇后那裏。皇后已經憂心如焚，不知道這婚禮是如何舉行的。但是當她見了她的女兒，又當她女兒把一切經過完完全全告訴了她以後，把她氣得死去活來。這憤怒又將發洩在可憐的花嬌的身上。她毅然說道：「應該讓花嬌自己懊悔，永永遠遠的懊悔，她不應該討得亞蒙的歡喜。」

她攜着鱷魚走上高塔，鱷魚穿了最華麗的衣裳，頭上帶着無價的鑽石的王冠。三個少女，是國內最富有的，最有地位的子爵的女兒，都小心謹慎的牽着鱷魚的名貴的長曳裙尾，這是皇后的服飾呀！鱷魚的指頭上還帶着亞蒙國王所贈送的戒指。花嬌從前同國王談話時就注意到這隻戒指了。相見之下，使他萬分驚異，爲什麼鱷魚忽然有這麼壯麗的裝飾。

「看！我的女兒親自爲你送她的新婚的禮物來。」皇后說道：「亞蒙國王娶了她

了。他瘋狂地
愛戀她。從來
沒有一個女人
使他如此的傾
倒過。」

話一說畢
，有人就呈獻
金絲編就的許
多籃子，一一
的排列在花嬌
的眼前。有的
盛着金線織就

鱸魚
不忘記把她
指頭上的
戒指
故意
顯露
在花嬌
的眼前、



的衣料，有的又裝滿了銀絲織成的衣料，有的是一滿籃的寶石，有的是花邊，有的是緞帶。在贈送這許多珍貴的禮品之際，鱷魚不忘記把她指頭上的戒指，故意顯露出來，故意在花嬌的眼睛邊晃來晃去。她明明要拿這個珍貴的戒指來證明，使花嬌不再懷疑她自己悲苦的命運。她長嘆了一聲，面色如死。人家立刻就從她的眼前把禮物收回了。這些令人悲悼的禮物啊！她實在不需要它們，花嬌只願意在此生此世永永遠遠穿黑色的喪服了。或者爽快些說，她更願意快快的死去。她昏倒了，她不省人事了。殘暴的皇后這時候快樂得不可形容，眼見自己的計劃成功了。她命令手下的人不要把花嬌公主救醒，讓他死去更好。她們揚長而去，留下孤獨的花嬌在極盡人間的慘痛的境况裏。

皇后回頭向國王說了花嬌一大堆壞話。她說：「你的女兒真不好管教，我賞賜她這許多貴重的東西，她不但不要，而且大發脾氣，天下沒有如此潑辣的女人。如果我們現在就把她從土塔裏放出來，那恐怕又要惹起許多飛災。」

國王回答皇后說道：「這件事情早就交給你管理了，你願意怎樣就怎樣罷。凡你所

作所爲的，我都是十分喜歡的。」

當可憐的花嬌公主從暈迷中清醒轉來的時候，她仔細反省人家虐待她的種種情狀，和那個不配稱做繼母的繼母，對她種種卑劣的手段，她自悲自嘆，傷心得滿面流淚。尤其是想到現在連嫁給亞蒙國王的希望都沒有了，她的痛苦加深，足足哭了一整夜。在失望絕望之際，她憑窗而立，兩眼望着黑暗的天空，心中充滿了動人的懺悔，與空幻的悲哀。當白日快到的時候，她關上窗子，又繼續哭泣。

第二天夜晚，她又打開那扇小窗子，發出淒楚的嘆息，伴着哀痛的嗚咽。她的眼淚像瀑布般的流下，淚盡而繼之以血。東方曙光一現，她又藏身在她的小寢室裏。這個時候，亞蒙國王——也就是，那隻美麗的青鳥——，不停止地圍繞着宮殿飛翔。因爲他相信他的親愛的公主是幽禁在這座宮廷裏面的。假如她有萬種悲哀，那嗎，青鳥的悲哀，也實在不比她的少些。他努力靠近所有的窗子，儘最大的努力向室內偵察，看有不有他

心愛的人兒的身影。只是青鳥害怕，他害怕鱸魚發現他。假如認出了這隻鳥兒是誰，那就防礙他的偵察工作了。他自忖道：「假如這羣壞蛋曉得我是誰人，她們要報仇的，我的生命就完結了。我應該飛遠些，藏在深山大林裏。要不然，我就拼了這條命去冒最後的危險罷。」這些思想不能不使他考慮，不能不使他小心。白天他不敢出來，也不敢歌唱，只有在夜裏才活動起來。

就在花嬌的窗子的對面，有一株十分茂密的扁柏，這棵樹高得令人難信。青鳥飛來棲息在樹上。他選擇了一個枝樞，剛剛站穩，就聽得一個人的哀怨的嘆息：

「我還能痛苦幾多時候呢？死亡不來拯救我嗎？怕死的人，偏偏早死。我願意死，然而殘酷的死神偏偏又從我身旁溜開。唉！野蠻的皇后啊！我做了甚麼對不起你的事體？你把我幽禁在這般可怕的監牢裏。宮內有廣廈千間，那裏沒有一個小地方把我隔絕起來？你只要把你卑下的女兒同亞蒙國王所分享的幸福指示給我看就夠了。」在這些哀怨聲裏，青鳥字字聽得清楚，沒有遺漏半個細小的聲音。他驚異他自己的耳朵。他曾傷

心地等待這一天，好會見他痛心的愛人。當他正要用全力尋找這聲音的時候，她已經把小窗關閉起來，而且抽身走了。可憐的青鳥，只好耐心等候第二個黃昏。

當他正要用全力尋找這聲音的時候，她已經把小窗關閉起來。



這夜月明如畫，他看見一個少女，依窗而立。就在高塔的頂層那個小窗邊。她明明又在哭了；「命運之神呵！你太寵愛我了。你起初把我父親的愛情給了我。我沒有做一件對不起你的事，可是忽然間把我拋擲在痛苦的深淵裏。這是爲了甚麼呢？是不是在我這般幼小年齡的少女，便應該了解你的變幻嗎？再來罷，殘暴的敵人。再來罷，如果是可能的話，我要求你給我一個最偉大的恩惠，完結我痛苦的生命愈快愈好。」

青鳥聽在耳裏，想在心裏。越聽下去，越相信這個就是他日夜思念的可愛的公主了。他忍不住回答道：

「我崇敬的花嬌啊！我們快樂的日子到了！爲什麼你要趕快結束你的歲月呢？你心上的傷痕，不是不可以補救的。」

「誰呀？誰向我說話？」她大聲問道。聲調裏顯然有些溫暖了。青鳥趕快回道：

「一個不幸的國王在向你說話。他愛你，他瘋狂地愛你，除了你，他心上永遠沒有第二個人。」

「一個愛我的國王！唉！」她說道。「是否在這裏，我的仇敵又設下了一個詭計？但是這對於她有什麼好處呢？如果她要發掘我的心情的祕密，我也預備表示給她看的。」

「不要怕，我的公主。」他答道。「向你說話的情郎，他是沒有能力背叛你的。」剛剛說完這幾個字，他就飛去站在她的小簞子前。花嬌起初看見一隻如此特別的怪鳥，能夠作人的語言，縱然他的清脆麗圓的小小聲音，有些像黃鶯兒，又有些像夜鶯兒，她也害怕極了，不過他的羽毛的美麗，同他的悅耳的語言，使花嬌立刻安心了。

「我的公主呵！你允許我拜見你嗎？」他說道，「我能夠享受這般美滿的幸福，我不會被快樂醉死嗎？但是，可憐呵！由於你的懷疑而不信任，這個快樂是動搖了，因為在可惡的蘇西的處罰之下，把我變形七年。」

「你是誰呀？可憐的鳥兒。」公主一邊說，一邊用手撫摩他的羽毛。

「你剛才還說到我的名字。怎麼一會兒就忘記了？你還裝做不認識我嗎？」亞蒙說

道。

「怎麼？你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王麼？啊！啊！亞蒙國王，你就是我手裏這隻小鳥嗎？」公主說道。

「唉！唉！美麗的花嬌，這件事情是太真實了。」他回答道。「如果天下有一件事情可以安慰我，使我有勇氣活到今天的話，那就是我挑選了這個刑罰，爲的是不拋棄我的熱愛，對我的花嬌的熱愛。」

「對我的熱愛？」花嬌說道。「唉！不要再拿我開玩笑了。我知道，我知道你同鱸魚結婚了。我認識你指頭上的戒指，已經遷移在她的指頭上去了。我還看見了你給他的許多的光燦的珠寶，她還帶着這些來到我愁悶的牢獄中來街纏。她頭帶富麗的王冠，身穿皇后的袍子，都是你親手賜給她的。恰當這個時候，我是佩掛着腳鐐手鐐，捆鎖在一條鐵索子上。」

亞蒙國王打斷了她的話頭，問道：「你看見鱸魚裝扮成這個樣子嗎？她的母親同她

都胆敢說這些快樂是由我親手賜給的嗎？天哪！天哪！如此可怕的欺騙，發生在人類中間，是可能的嗎？我能夠在最短期間達到我報復的願望嗎？你應該知道，她們對我是如何的威脅利誘，如何的魚目混珠，在黑夜裏把鱷魚裝扮做你。她們通同佈置詭計，要我搶走醜陋的鱷魚。但是當我一經發現我的錯誤的時候，我毅然決然的拋棄她。結果我選擇了翻變七年青島的道路，而不願喪失我對你的虔誠與忠實。」

花嬌聽着自己的愛人的敘述，表現出從來沒有過的幸福與歡樂。把牢獄的痛苦都忘記了。至此她不能不安慰他的可憐的遭遇了。而且使他相信她內心對他的情愛，並不低於他對她的情愛。她爲他所受的痛苦，也不比他爲她所受的痛苦少些。

時間對情人總是過得太快的。白日又降臨了，朝廷內的百官都起身早上朝了，青島同公主還依依不忍分離。在約定以後每夜都如此快樂的聚會之後，他們才忍痛離別。

他們兩人內心的快樂都達到了頂點，使文藝家再好的筆墨，都找不出形容詞來。每

人心中，都向
愛神與幸運之
神默默感謝。
花嬌的心裏，
掛念着青鳥的
安全。

她自語道

：「誰能担保
他不落在獵人
的手裏？或者
落在兇殘的老
鷹的鐵爪裏？」

花嬌聽着自己的愛人的叙述
把牢獄的苦痛都忘記了



只須一隻飢餓的禿鷲，就會大口的吞了他。在這種情形之下，誰會把他當成一個偉大的國王？天哪，天哪！假如他的精緻的青碧的羽毛，有一片蕩漾在春風裏，而且吹飄到我的監牢裏來，告訴我可怕的遭遇已經到來了，那時我將變成怎樣呢？」這個痛苦的思想，不使可憐的公主合上她的疲倦的眼睛。因為當人們戀愛的時候，幻想會變成真理。在別的時期絕對不相信的事，在戀愛的時期也就相信了，這個叫做戀愛的寒熱病。因此花嬌整日在哭泣之中，一直哭到他憑窗而立的時候。

可愛的鳥兒，藏躲在一顆大樹的濃蔭裏，整天的把他的心思集中在美麗的公主身上。他自語道：「我是如何的幸福啊！我找着了她，居然找着了她！她是多麼的令人醉心啊！我感激她，感激她施與我一切的恩惠。」這個溫柔的情郎，在屈指計算他的酷刑滿期的那一天，娶花嬌為妻的那一天。他熱忱祈禱這一天早早來到。他願意把自己所有的才華都表現在花嬌的面前。他鼓動雙翅，飛過汪洋大海，飛過重林高山，去到他自己的國都裏。他飛進深宮內苑，找着了珍貴的寶庫，由一片碎壞的玻璃窗挨身而進。他腳

出一對鑽石做的耳墜子，這件寶物珍貴極了，美麗極了。世界上沒有與它相近似的，相比擬的。黑夜來到之後，他帶了這個禮物去見花嬌。他請求她立刻戴上這珍貴的寶物。她說道：「假如你白天來看我，我就戴上牠們。但是你晚間才能回來同我談話，我不戴又何妨呢？」烏兒答應她隨時都可以來看她，只要她願意。這樣花嬌就帶上這付美麗的耳環了。如此他們整夜都在情話綿綿中度過去。

次日青鳥又飛回他的宮殿去，他仍舊由那片碎玻璃飛進他的寶庫。在那裏，他選擇了一件最有價值的飾物，這是一隻人類還沒有看見過的手鐲。是由一塊整個的翡翠琢磨成的。公主見他每晚都有餽贈，說道：「你想我對你的愛情，還須用禮物來培養嗎？唉，你太不了解我的感情了。」青鳥答道：「公主，你誤會了。我自然不相信我給你的這些小東西能夠看守你對我的熱情。只是爲了你，若果不用盡我自己的心力，利用所有能代表我的愛情的機會，我自己的良心會因此枯萎的。尤其當你看不見我的時候，這些小珍寶會喚回你對我的思念的。」花嬌至此說了許許多多討人愛憐的話語，他也回答

了千言萬語，
真是說不完的
卿卿我我，恩
恩愛愛。

次夜，多
情的鳥兒，還
是不忘記給他
的美人帶來一
隻錶。這隻錶
是一顆大珠鑿
成的。工作之
精妙，簡直超

多情
的鳥兒
給他的
美人
帶來
一隻錶



過了人類的力量。花嬌很有雅趣的說道：「多謝你送我這般可愛的禮物。不過它對我是毫無用處的。當你離開我的時候，時間對我是長得可怕，好像一點鐘是永遠不能完結的百年千年。但是當你在我身旁的時候，時間又轉瞬即逝，快得像一場春夢。因此時間對我失去了一定的意義。送我一隻錶有什麼用處呢？」

「唉！我的公主。」青鳥嘆道：「我還是與你有同樣的感覺，不過我承認我看重這些細微的禮品，有時它們還可以代我們說出心靈不能說的話。」她答道：「你給我的已經太多了。你爲了我受苦，爲我保存你整個的愛情。我相信你的友誼與崇敬，已經達到最高的境界。」

東方曙色升起的時候，青鳥飛去藏在熟悉的森林裏。在那裏，有鮮果可以供給他飽餐。有時候他心情愉快，天色晴朗，他也向無人處巧囀他的歌聲。道路上的行人，往往停步細聽，迷醉在這悠揚的音調裏，不忍離開這森林。但是他們只聽見歌聲，尋不見人影。因此他們都相信這是山林裏的精靈在歡笑了。一傳十，十傳百，這個神祕的傳說越

來越普遍了。行路人都有了戒心，不敢深入這森林裏了。於是有人更創造了許多神話故事，大家都取了這森林爲題材。民衆普遍的戒備與恐懼，完成了青島真實的存在與保證。

他沒有一天不給花嬌帶來禮物的。有時候是一串珍珠項鍊，或者是一隻光彩奪目的戒指，或者是巧奪天工的各种飾物。有的是一顆大鑽石，有的是用寶石串成的一束胸花，利用寶物的天然彩色，來仿效真正的鮮花的顏色。還有愉快的書畫，名貴的勳章。總之，她的珠寶越集越多，單就數目方面說，已經很有可觀了。爲了使亞蒙國王歡喜，到晚間她才把珠寶穿戴起來，陳設出來。白日來到，她簡直找不出一個地方來收藏牠們。她只得小心謹慎地把珠寶收藏在草褥子裏。

兩年的時光，轉瞬間就過去了。花嬌在心靈的滿足裏，從來沒有抱怨起一次她的囚犯似的生活。實在說起來，她有什麼可抱怨的呢？她每夜都能夠會見她的愛人，滔滔不絕的談個整夜。從來沒有一對戀人說過這許多美麗的情話。雖然她整日看不見一個人

影，而且白日來到，青島也藏在林蔭深處。但是每夜他們都有千萬個新的消息，互相告語。永遠說不完的情話。他們的真心與純潔的靈魂，供給了無窮無盡的材料。

在這個時候，惡后縱然把花嬌禁閉在監牢裏，她自己的女兒還是嫁不出去。她派遣了一批一批的大使到隣國去。只要那國內有少年的王子，他們就鼓動說媒的舌頭。不過每處都很快的拒絕了。並且說道：「如果你們說的是花嬌公主，那真是不勝歡迎之至。但是你們現在說的是鱸魚，她儘可以做一個老處女，世界上沒有人反對鱸魚不結婚的。」這些消息傳到惡后的耳朵裏，把怨恨又發洩在可憐的無罪的花嬌身上。

「怎麼？已經把她囚在監牢裏，這個傲慢的妖精，還在破壞我們的事情嗎？」她們商量道：「我們要想個方法來報復她應得的惡果。她一定有秘密的信件同隣國往還。單就這一點，她已經是國家的罪人了。我們把握着罪狀來處治她，務必使她親口供認。」她們商量得這般晚，差不多到了午夜。母女兩人一得到結論，就忙踏上囚塔的頂層

去審判花嬌。花嬌這時候正在同青鳥在一起歌唱。她裝飾了遍身的珍寶，頭髮也梳得非
常好看。我們一望見她的外表，就曉得這不是在苦難中的人。她的房間裏同睡床上都
堆滿了花朵，芬芳滿室。而且有一種西班牙的名貴的香味，是她剛剛才焚燒了一點兒香
料，把最愉快的味兒散佈在空間。惡后貼耳在門上細聽，因為她隱隱聽到了兩部音的合
唱曲。花嬌有一個天使般的歌喉，下面就是他們唱的歌詞，多麼清新柔美。

我們的命運多麼悲哀！

我們的痛苦多麼深刻！

我們唯一的罪過，

就是相愛得太深太切了。

殘酷的敵人千方百計要使我們低頭，

枉然呵，枉然呵，

壓力越大我們心的結合越緊，

毫無縫穴

可乘！

這小小的

音樂會完結的

時候，是一聲

幽怨的長嘆，

是多麼動人愛

憐的嘆息啊！

「哪！哪

！我的鱸魚兒

哪，我們節

直悶在鼓裏

惡后大叫一聲
用力把門
掀開



了。」惡后大叫一聲，用力把門掀開，衝進室內。可憐的花嬌簡直駭呆了。她立刻推開她的小窗子，好讓這隻皇家的鳥兒有飛走的時間。她可以捨去自己的生命以換取青鳥的安全。但是青鳥沒有離開患難中的花嬌的勇氣。他的明亮的雙眼看得清楚，他的公主是大難臨頭了，在危難的時候不能保護自己的愛人的安全，這是多麼痛心的事！她們向她猛撲過去，好似兩個惡鬼，要吞噬花嬌一樣。

「有人已經告發了你叛逆國家的大罪。」皇后大叫道。「你不要以為你是公主，就可以把你從死刑裏面救出來，國法不容許你生活下去。」

「我同誰人陰謀叛國呀？」公主說道。「兩年以來，你不是我的獄長嗎？除了你派來監視我的獄卒而外，我接近了任何一個人嗎？」

當她說話的時候，惡后同她的女兒仔細觀察花嬌的裝束，她們驚駭得了不得。第一是她的驚人的美麗，第二是她的舉世無雙的裝飾品，照得兩人頭暈目眩。惡后說道：

「小姐，你從什麼地方弄來這許多的珠寶？它們比太陽還要光亮。」

花嬌解釋道：「就在這座塔頂上，有一個珠寶的礦源，你不相信嗎？我就在這個礦源裏開發出來的。我所知道的僅此而已。」

惡后仔細端詳公主，要看透她的心，看穿她的靈魂，好解釋所有的疑團。「我們不是蠢豬。」她說道。「你想我們會相信你的謊話嗎？但是，小姐，我們已經知道你從早到晚做些甚麼了。人家給了你這許多珠寶，唯一的目的，就是強迫你出賣你父親的王國。」

「假如我能出賣我父親的王國，那我又是一個強有力的人了。」公主回答道。同時臉上浮現一個鄙視的笑容。「一個倒楣的公主，她的腳上帶了腳鐐，手上帶了手鐐，而且如此長久的歲月都在死亡的掙扎之下，她還有力量去陰謀背叛國家嗎？」

惡后再問道：「那嗎，爲了誰人，你打扮得像個迷人的妖婦一樣？你的臥房內充滿了芬芳，你本身這般考究穿衣梳頭，就是從前在宮廷內，你都沒有這般妖豔氣。你到底爲了送給誰人欣賞呢？」

公主回答道：「在牢獄裏，我有悠閒的時間，我能多注意一點頭髮和衣服的裝飾，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我曾經利用了大部分的時間來痛苦我的命運，爲什麼你又不責備我那些浪費呢？」

皇后大聲說道：「夠了，夠了。你看，如果說這個人是無罪的，一點也沒有叛國的行動，也沒有同我們的仇人勾結，我真不信。」

她說完這話，就動手搜查。尋到草褥裏，她發現一大堆鑽石，一大堆珍珠，一大堆紅寶石，一大堆碧玉同黃玉。她不知道這些東西到底從那裏來的。她斷定還有秘密文件。只要察出這些文件，就可以置公主於死地了。花嬌早就注意到這件事了，她把同青鳥來往的文件藏在烟囪裏。這時候青鳥正停留在烟囪的上面。他用大野貓一樣的明亮的眼睛，把室內的事情看得清楚，把室內的人語聽得清楚，他忍不住發言了：

「花嬌，你當心你自己，注意你的仇敵在傾覆你了！」

這個細小的聲音，如此清澈，使皇后不寒而慄。他不敢往下胡鬧了。花嬌乘勢說

道：「皇后，你聽罷！空中的精靈都在爲我辯護了。」

惡后大怒

道：「是的，我相信，惡鬼對你是感覺興趣的；無論惡鬼怎樣保護你，你的父親自然會行使國



法，要處治你的。」

花嬌高聲說道：「青天在上，我的父親的怒氣是可怕的；皇后，你的怒氣才真正恐怖呢！」

惡后回宮去，剛才她眼睛所見的，耳朵所聽的，都擾亂了她的心情。她召集了心腹顧問來商討這件事，有人說，好像暗中真有仙人或者神人來保護花嬌似的。如果真是這樣，我們要增加花嬌的困難，恐怕她因此反而獲得神人的更多愛憐了。倒不如先打聽清楚，發現她真正的祕密在那裏，然後才下手處治她還適合些。惡后採納了這個意見。她派遣一個年青的女子睡在花嬌的寢室裏，時時刻刻監視她。花嬌眼望這個寸步不離的女間諜，感受到了鍊心的痛苦。

「完了，我不能夠再同我心愛的鳥兒在一起了嗎？他幫助我擔負了我的不幸，我也爲了減輕了他的悲傷。不管環境怎樣惡劣，只要我們相愛，只要我們的心永遠結合在一起，我們就恬然自足了。假如我們看不見了，有話也無處說了，他將痛苦到如何的

境地呢？我又將痛苦到如何的境地呢？」她一邊想，一邊流淚，眼淚可以匯成一條運河了。

她不敢再靠近小窗了，雖然她聽見青鳥在她的窗前飛來飛去。她是如何地想打開窗子迎接他啊！然而她不敢使她的愛人露面。有整整的一月，她沒有看見青鳥了。青鳥每夜守在小窗前的大樹上，失望極了，他爲甚麼不抱怨呢？不看見他的公主，教他如何生活得下去呢？別離的痛苦，變形的痛苦，都如亂箭般射穿了他的心肝。他想盡方法要會見他的愛人，腦袋想得炸裂了還是找不出一個方法來減輕他的痛苦。

一月來看守公主的女間諜，白天黑夜都守着她，慢慢地感到疲倦了。後來越來越渴睡了，有一晚他竟沉沉地睡去。花嬌那裏肯放過這個好機會，趕忙打開小窗子，說道：

青鳥呀！是時候了，

飛來罷，快！快！

這就是她親口說的，後人不忍心刪掉一個字。青鳥聽到了這個親愛的聲音，立刻就

振翅飛來窗前。再見是多麼的快樂呀！他們各有千言萬語，說不完，道不盡。友誼，愛情，盟誓，再重頭說起，一遍，百遍，千遍。公主只有拿眼淚來酬報他的忠誠。她的愛人感動得說不出話來，極力安慰她。後來分離的曙光昇起了，女間諜還在夢中。他們說「再見」的時候，成了世間上最動人的情景。第二夜女間諜還在睡夢裏，因為她太疲倦了。公主又急忙走到窗前，用昨夜的語句呼喚青鳥：

青鳥呀！是時候了，

飛來罷，快！快！

青鳥立刻飛來了。這夜的甜蜜不減於昨夜。沒有一點兒聲音，沒有一點兒驚擾，這一對情人心花怒放了。他們看見那個粗魯的看守者睡得多麼香甜，他們禱祝她永遠睡眠安穩，而且每晚都像肥豬般死睡。事實上第三夜還是順利的過去了，但是在第四夜的午夜，那個貪睡者確實睡夠了。她在夢中鬚鬚聽見了些聲音，就睜開眼睛來看。一幕一幕的都收在眼底，一句一句的都聽在心頭。她還假裝熟睡的樣子，不使他們驚擾。在皎

潔的月光之中，她不見他的小腳愛撫她，還用他的小嘴親吻她。她驚奇得了不得。因為這隻青鳥兒簡直是一個情郎，且美麗的花嬌是多



麼柔順地同他談話。

白日來到，他們互相告別。好像預感到明夜的惡運快要來臨，在告別時是多麼淒楚動人呵！公主投身床上，痛哭失聲，國王仍舊回到他的林蔭深處。

女間諜趕忙跑到惡后那裏，把她見到的，聽到的，一齊都吐訴出來。皇后立刻尋找着鱸魚及所有的親信者，她們討論了好久，結論斷定這隻青鳥就是亞蒙國王。皇后大叫道：「多麼的侮辱！多麼的羞恥！我的鱸魚兒呀！這個幽囚孤獨的公主，我相信她朝夕是以眼淚洗面的，實際才是恰恰相反。她每夜同我們的忘恩負義的仇人談笑作樂。呵！呵！我要報仇，我要報仇，我要他們流血，我要他們死在我的手腕之下。」鱸魚要求母親報仇，愈快愈好。她們想起就要使用一個惡毒的計劃，把一對戀人分開，她們的心，立刻就發出狂歡的捧笑。

皇后命令女間諜到塔裏，教她不要露出懷疑同好奇的痕跡。教她當晚假裝酣睡，比往夜不要早寢。她照樣做了。而且剛睡下，就發出巨大的鼾聲。可憐的公主，竟墜落在

她們的詭計裏，打開小窗子呼喚道：

青鳥呀，是時候了，

飛來罷，快，快啊！

可憐她憑窗而立呼喚了整整的一夜，青鳥連個影兒也沒有。因為惡毒的皇后，在高大的扁柏樹的枝椏上，命宮人捆上了千萬把刀和劍，還有無數的剃刀同無數的匕首。當青鳥飛來站在扁柏的枝頭上，剛一振翅，就倒栽下來。這些武器起初割斷了他的腳趾，後來從一個刀尖、倒跌在另一個刀尖，兩個翅膀也割破了，遍身都鑿穿了，好容易才飛到他熟悉的森林裏，沿途都是血跡。

美麗的公主啊！你在那裏？爲什麼不來救救這隻皇家的鳥兒呢？幸而她沒有看見青鳥的慘狀，否則她要心碎腸斷而死了。青鳥本來不愛惜他自己的生命，只是爲了花嬌他才活着。這回死裏逃生的遭遇，他疑心是花嬌的惡作劇。他痛苦的呻吟道：

「呵！好狠心呵！你採用這種野蠻的方式來酬報我的愛情嗎？我的愛情太真了，太

熱了，你厭倦了嗎？如果你要我死，只消你自己向我說一聲就得了。爲什麼這要求不吐自你的皓齒間呢？爲了你，貢獻我的生命，我是很快樂的。昨夜你還是那般親愛的信任我；我爲了你歷盡人間的痛苦，我甘心，我沒有怨言。怎麼？你成了殘酷的女人了嗎？你與我們的仇敵合作了嗎？你犧牲我去換取你個人的和平嗎？就是你！花嬌呵！就是你！你用匕首刺殺了我！你起初假手於醜怪的鱸魚，而且借用你的名字把鱸魚引進到我的心裏，你才好躲避你自己的責任。」這錯誤的理解，瘋狂的思想，使他噙心泣血，使他決定自殺。

亞蒙國王的朋友，那個魔術家，有一天在家裏看見他曾經送給國王的飛車自己回來了，沒有一個人坐在車上，他知道有了危險了。他猜測了好久，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於是他開始尋亞蒙，差不多圍繞地球走了整整的八轉，一點未發現國王的踪影。這是第九遍的出遊，也是第九遍的尋找亞蒙了。當他經過森林的深處，他吹着螺旋喇叭

很久很久以後，他又用盡全力，大聲呼喚五次：「亞蒙國王！亞蒙國王！你在那裏？你在那裏？」

國王聽到了這個聲音，他意識到是他的好朋友在呼



喚他，於是回答道：「靠近些，靠近這棵大樹。你來瞧瞧這個不幸的國王，你曾經珍愛過他的，他現在淹死在血泊裏了！」魔術家十分驚異自己的耳朵。東西南北都細看了，簡直沒有人影。「我是一隻青鳥呵！」國王說道。聲音無力，不絕如縷，他實在因為流血過多，軟弱得等待死亡了。聽了這句話，魔術家才發現一隻青鳥，在一個小小的鳥巢裏。假如這時候不是魔術家而是另外一個人，將會因為周圍的景物而駭煞了。可惜他不知道高深的法術，不能夠把青鳥變回人形。否則，那將是多麼痛快的事！他只能夠醫治他的朋友暫時的痛苦。口裏咕嚕了幾句言詞，流着不止的鮮血忽然停止了；他嘴裏還唸唸有詞，在森林裏找尋了幾種仙草，把仙草治煉後給青鳥吃了。國王立刻就恢復了未受傷以前的健康。

後來他請他把經過的情形告訴他，為什麼他變成了一隻鳥兒，而且傷得這般利害。國王滿足了他的好奇心，敘述了自己悲哀的淚史。並且告訴他說，這次受傷，完全是花嬌的陰謀，她把他們祕密的約會和神祕的愛情向人洩漏了消息。爲了出賣情人，換取

與皇后的和平相處，同意她們把扁柏上裝捆了七首同刺刀來殺害他，他的頸子幾乎被斷了。他把可憐的公主的叛逆咒罵了一千次。而且宣說，他寧可死在未認識這顆惡心以前還幸福些。魔術家聽後大發議論，反對花嬌，反對世界上一切的女人。他勸國王把負心的花嬌忘記，他向他說道：

「幸而你發覺了她的不忠，否則這樣迷迷糊糊的愛下去，還不知道將來會發生怎樣的危險呢！你有了這次痛苦的經驗，以後對女人要小心謹慎了。」青鳥不能同意他這番話，他太愛花嬌公主了。魔術家也看出了他的心情，縱然亞蒙想法把其愛隱藏不露，他也知道的。他愉快的對青鳥唱道：

戀愛的不幸壓碎了芳心！

說不完也解不透，

對人只敢說自己的痛苦，

把朋友的忠告當做無用；

應該讓偉大的時間努力工作，
每件事情都有它多方面的意義；

當安定劑的時刻未來到之前，

讓他們無謂的煩擾罷！

皇家的烏兒深深地感動了，他佩服他理智的朋友的見解；他請求他把他帶回到他的宮廷去，把他裝在一隻烏籠裏，讓他安全的活下去。既不怕野貓的腳，也不怕危害他生命的武器。魔術家說道：

「這樣說來，你還能安心在這樣可憐的變態下生活五年嗎？我覺得這個形狀，對於你的尊嚴同你的事業太不相稱了；而且你的仇人必定相信你已經死亡了，他們必定在想法子來傾覆你的王國。我恐怕等不到五年，等不到你恢復原形的時候，你的寶座就給仇人坐上了。」國王說道：「我不能夠直接回到我的宮廷裏去嗎？我，我仍舊可以照常管理政事，照常發號施令。」

「妄想啊！」朋友大聲說道：「這件事太困難了，人類可以服從一個人，而不能服從一隻能言的鸚鵡。你的臣民所以怕你，因為你是一個國王，有功業，有榮耀。如果發見你是一隻青鳥，他們可以圍困你，扯去你的羽毛，看你不過是一隻小青鳥。」

國王大叫道：「呵！人類的弱點啊！只看外表的光耀！而忽略靈魂的美麗！當你還沒有表現事功同品德的時候，只有外表才能夠引誘他人了，人類是不能避免外表的引誘的。」

魔術家又說道：「你到底明白了。我們都努力做個聰明的哲學家罷，我們應該鄙視我們得不到的東西。你現在的處境是壞到無可壞了。我不能帶你早回去。我盼望找尋着好的法門，拯救你脫離這些苦難。」

花嬌，愁苦的花嬌，看不見亞蒙國王，使她心灰意懶，使她精神錯亂。白天夜裏她都靠在窗子邊，不停的反覆說出下面的話：

齊烏呀，

是時候了，

飛來罷，

快，快啊！

看守她的

女間諜，站在

她的身邊，絲

毫不能阻止她

的行動。她碎

心到最可憐的

境地，她不吃

東西，也不喝



水了。自言自語道：「亞蒙國王呀！你遭遇到什麼了？我們的共同的敵人的殘暴的效果，已經加臨到你的身上了麼？你犧牲在她們的憤怒之下麼？唉！唉！你不在世上了麼？我永遠不能看見你了麼？或者，你厭倦了我的不幸？或者，我的命運太苦，使你失掉愛情的勇氣麼？」在這溫柔的怨語之後，可憐的花嬌，好多的眼淚啊！好多的悲咽啊！一個可愛的可寶的情郎的缺席，時間顯得特別長遠，令花嬌度日如年。公主倒了，病了，瘦了，改變了，沒有方法支持自己了。她相信世界上最惡劣的遭遇，都降臨到亞蒙的身上了。

這時候惡后同鱸魚正發生勝利的譁笑。復仇的結果，使她們非常的快樂，把這快樂來補償舊日的憤怒，還多多有餘。實在說來，從前誰個使她們生氣呢？亞蒙國王不過不願意娶一個醜怪罷了，這方面才應該怨恨她們的毒計呢！

花嬌的父親漸漸的衰老了，而且病倒在床上，不久就死了。惡后同她的女兒的運氣也就急轉直下。她們是得國王寵愛最深的人，現在寵愛者既死，也就形成盛極而衰的苦

境。民衆叛變了，蜂踊的攻入國王的宮裏，找尋花嬌公主，要擁戴她爲國民的女王，皇后氣極了，想用高壓的手段來挽回民意。她出現在陽台上，威駭叛亂的民



衆，要用極刑來處治他們。不過同時間革命的風潮普及了全國各地，民衆的怒氣，如洪水般湧來湧去。他們把王宮的大門打開了，把王宮裏的財寶搶劫了。惡后必有惡報，他竟死在亂石的投擲之下。鱸魚兒幸而逃走得快，躲在她的乾媽蘇西的仙宮裏。否則她的命運也不會比她的母親高明些。

朝廷裏的大臣，很快的聚集在一起，走進病公主所在的囚塔裏，迎她回宮。這時候她才曉得她的父親死了，她的仇人也慘敗了。當她睡在窮苦的床上，聽着許多聲音向她走來的時候，她還懷疑這是來捉拿她上斷頭台的人聲。她絲毫不懼怕，因為她自從看不見她的青鳥之後，生命對她已失去了應有的意義，她早就想死了。但是當大臣們跪在她的腳前的時候，告訴她一切命運的改變，她聽了也不覺得興奮，更無所謂感動；她像失了知覺的人一樣，由大臣們擁她回宮，擁她上寶座。在她的美麗的頭上，加上了光榮的王冠。

她的身體已經喪失了健康，大臣與人民，都十分憂慮。她自己也希望身體健康之

後，好去尋找青鳥。有了這個希望，她就可以從死裏活轉來了。她用全力組織了一個強大的內閣，當她缺席的時候，好代理朝政。她把國內的事情料理清楚了，才收



拾起成千成萬的珠寶，在一個黑夜，悄然離開王宮，沒有一個人知道她到什麼地方去了。

魔術家用盡心血來救助亞蒙國王，可惜他沒有足夠的能力，可使亞蒙解脫於蘇西的魔術。他不得不親自去到蘇西的宮裏，請求她還給國王本來的面目，而且同她商量這惠的條件。他坐着青蛙拉着的飛車，飛到仙女的宮裏。她正同鱸魚在談話。一個魔術家要拜見一個仙女，真是易如反掌的事，他們兩人在五六百年之前已經認識了。在這段長時間裏，她們至少有一千次的和好同一千次的反目了。她很愉快的招待他道：「阿爺，你來做什麼？（他們當中都是如此稱呼的。）是不是你有些事情要我幫助？看我有這能力嗎？」

「有的，有的，阿娘。」魔術家說道。「只要你願意的話，你可以使我完全滿足的。這件事關係我一個頂頂好的朋友，一個國王，是你把他趕出幸福的圈兒外的。」

「知道了，知道了，不用你再說下去了。」蘇西狂叫道。「這件事情令我太生氣，

阿爺，假如他不娶我的乾女兒做妻子，無論如何也得不到我的饒恕的。你看，她就在這裏，又美，又漂亮，你告訴他再考慮一下從前的決定罷。」

魔術家無言回答，呆立了半晌。他抬頭看看鱸魚，覺得實在太醜了。不過他考慮再三之後，不能不與蘇西成立妥協協定。因為自從他把亞蒙國王關進鳥籠後，經過了千萬種危險的場面。有一次是懸掛鳥籠的釘子斷了，籠兒掉在地上，可憐遍身羽毛的陛下，對於這次的傾覆，感到十分的痛苦。房內養的大頭貓乘勢來抓他，照準他的眼睛，用鐵爪一擊，此後他的眼睛瞎了一隻，差不多是獨眼鳥了，還有一次僕人忘記給他水喝，他差不多要渴死了。後來正當給他上水的時候，一個掙脫了鐵鍊子的狡猾的猴子，跑來撕碎他的羽毛，就要破籠進來吞噬他。在猴子的眼睛裏，他不過是一個最平凡的小動物，如像一隻喜雀，一隻烏鴉那樣低賤。更困難的事件還不在這裏，看看他的王國就要倒塌了。他的承繼人每天都宣佈一些欺騙的新鮮的證據，證明他已經死了。魔術家同阿娘蘇西討論的結果，同意帶着鱸魚回到亞蒙的宮殿裏，讓她們在那裏停留幾個月，待國王

她自己騎在
一條神龍
的背上
把鱸魚
放在
一條
掃帚
上



自己作最後決定。他請蘇西先退去她使用在國王身上的魔術。如果國王到底不與鱸魚結婚，她可以再把國王變成一隻青鳥。

仙女給了鱸魚最美麗的衣服，有銀絲

織的，有金絲織的。她自己騎在一條神龍的背上，把鱸魚放在一條播帶上，跟在她的背後飛行。她們兩人飛到亞蒙宮殿的時候，正遇見魔術家帶着青鳥歸來。蘇西用她的仙人的手杖向青鳥身上連擊三下，他漸漸變回原來的模樣了。那般美麗，那般可愛，那般輝煌，那般神采奕奕。可憐他付了多麼大的代價，才買回來這作爲懺悔的時刻。他一想到快要同鱸魚結婚，就使他寒而不慄。魔術家把世間一切的大道理，都搬出來曉諭他，這些只能在他的心裏，對鱸魚的壞印象越來越深刻。他在想方設法拖延結婚的期限，對治理國家的政事都有些不關心了。

這時候花嬌女王，化裝成一個鄉下的農婦，頭髮又骯髒，又混亂，蓬鬆起來把臉都遮了一半，頭上還戴了一頂草帽，肩上背着一個布袋子。就這樣，她開始奔走天涯海角，找尋她心上的愛侶。有時候步行，有時候騎馬，經過汪洋與大海，又經過草原與陸地。沿途她都十分小心，不使人家看破。可憐她不曉得她應該朝那個方向走去。她最害

怕她的愛人在東方，而她却朝西方去尋找。這樣渺茫的大地，一旦失之交臂，那就永遠尋找不着了。有一天她經過一片清澄的泉水，她停留下來，泉水的銀光，閃耀在她的眼底。一股一股的清泉從小石頭中間歡騰的湧出來。她有心洗洗她的疲倦的雙腳，她坐在芳草如茵的岸邊，脫去假髮，用一條緞帶拴起她本來的金色的美髮，然後把腳伸進河裏。這時候她真像森林的女神典雅娜在打獵的歸途中沐浴於清溪中那樣美麗動人。她在水裏，望見一個矮小的駝背的老太婆，從這裏經過。看老人依靠在一條粗大的棍子上行走，十分費力，十分可憐。她望見花嬌，停下來問道：「你在那裏做什麼？我的美貌的女兒。你怎麼是孤獨的一個人呢？」

女王答道：「我的慈善的媽媽呵！我不願意有人陪伴我，因為我心裏有無限的痛苦，還有憂愁同失意的事體。」剛說出這幾個字，她的兩眼充滿了淚水。

「怎麼？這樣年青，你哭了！」老婦人說道。「你的心事老老實實地告訴我，也許我能夠幫助你。」

你在
那裏
做什麼？
我的
美貌的
女兒！



女王很願意對着一個和善的老媽媽敘述她的心事。於是把她的悲苦從頭說出來，並且說了蘇西仙姑在這事件裏所使用的法術，因此她才不辭辛苦，走遍天

涯，尋找青鳥。

矮小的老婦人這時候直立起來，不再是駝子了。而且景象煥然一新，頃刻間面貌改變了，衣服閃着金光，又年青，又美麗，臉上浮着高雅的微笑。她望着女王說道：「無雙的花嬌啊，你找尋的國王不再是青鳥了，我的蘇西姐姐已經恢復了他舊日的形貌。他此刻住在他的王國裏，你不要悲傷罷，自然會找到他的。而且你剛剛來得是時候，好運氣正等待着你，這兒有四個雞蛋，在你迫切需要的時候，你便敲碎一個，對你會有莫大的好處，它會幫助你達到目的。」談完這些話，仙女消逝了。

花嬌的心溫暖起來了，她剛才聽到的話，增加他無限的勇氣。她把雞蛋好好收拾在布袋裏，向亞蒙的王國的方向走去。

有八天八夜她未休息過，現在走到一座高山的腳下，她停了下來。這座山崢嶸雄偉，十分陡峭，而且全部是象牙做成的，兩隻腳一踏上，必定滑跌下來。她嘗試了千萬次，走不上幾步，就倒栽下來。一個不可征服的障礙，使她疲倦，使她失望，她睡在山



脚下，等待死亡的來臨。

心一沉

靜，就記起仙女給她的四個雞蛋了。她拿着一個說道：「天呵！如果至尊的仙女不嘲笑我的話，就請你顯示靈驗，使我得着

正需要的幫助罷！」

奇蹟出現了。她剛剛碎開一只雞蛋，殼裏滾出許多小小的金鈎。她把金鈎繫在自己的脚上同手上，如此爬上象牙做成的高山，絲毫沒有困難了。因為這鈎鈎住了山石，她不會滑倒了。她一直爬上山頂，新的困難又出現在她的面前，就是她不知道要如何才能從山上下來了。她坐在山頂上俯視山麓，看見那明亮的山谷，簡直是一整塊的玻璃鏡子做成的。有六七萬個女人圍繞這面大鏡子，她們望着鏡內自己的姿容，表現極端歡樂的樣子。因為這面鏡子有兩里寬，六里高，每個人在鏡裏都能獲得自己滿意的容顏。紅頭髮的凶人，在鏡裏變成金髮的美人了；棕色頭髮的變成光潔的黑頭髮；年老的在鏡裏顯得年少；年少的在鏡裏永遠不老。總之，人間一切的醜陋，一切的缺點，一切的黑暗，都隱藏在鏡子的背後去了，人類只要望不見自己的醜陋也就滿意了，因此世界上東西南北的人，都不遠千里，來到這山谷裏，欣賞自己的美態。花燦看見那一批一批照鏡子的人，有的顧影自憐，有的娉態橫生，有的醜態百出，令人笑痛肚皮。不但女人如此，男

人亦然。世界上老老少少的男人，還是愛上了這面鏡子。他們在鏡裏欣賞着自己美麗的頭髮，或者魁梧的身軀，或者面目的端整，或者英勇的姿態，或者白皙的皮膚。他們讚美愛照鏡子的女人，女人呢，也同樣的譏笑他們，因此有人把許許多多的奇異的名子，都加在這座山上，但是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夠到達山頂。今天她們看見花嬌獨立在山頭，大家都發出一個絕望的長嘆。「這個深憂遠慮的人走向何處呢？」他們互相問道。「無疑的，她的精神超過我們，才能從我們的鏡子上走過去，不過我們要當心呀，萬一她踏碎了我們的鏡子。」她們聯合起來，發出一個可怕的反抗的吼聲。

女王不知道如何處理了。她明白，假如下山時從這鏡子上走過，她們會殺死她的。她取出第二個援助她的雞蛋打碎了，有兩隻白色的鴿子同一輛車子從裏面鑽出來。漸漸變大，漸漸變大，大得恰夠花嬌坐上去。白鴿駕駛坐着女王的車子，輕輕地從山頂飛下，一點兒未出亂子。她向白鴿說道：「我的小朋友們，如果你們能帶着我飛到亞蒙國王所在的地方去，我決不是忘恩負義的人。」和平的服從的鴿兒聽了這吩咐後，就日夜

有兩隻
白色的鴿子
同一輛車子
從正宮殿
裏面
攆出來。



不停的飛着，
一天，把女王
帶到亞蒙國王
的皇城外了。
花嬌下車來，
她給了每個鴿
兒一個溫柔的
吻。鴿兒接受
這可尊敬的
吻，比接受一
頂光榮的王冠
還要高興。

賤了頭
去把
你的臉
洗一洗



啊！她進城門時，心跳得多麼急促呀！她再把煤烟黑墨抹在臉兒上，好使人家不認識她。

她向路上的行人問道：「在什麼地方可以看見國王？」行路人

大聲笑道：「你要看見國王？呵！你要他做什麼？走開罷，賤丫頭，去把你的臉洗一洗，你的眼睛不夠明亮，沒有資格看見一個如此尊貴的君王。」女王不答話，悄悄的走開了。她不久又向行路人問道：「我到哪兒去才可以看見你們的國王？」行路人答道：「你要見他嗎？明天早晨他要伴着鱸魚公主去廟裏燒香，因為他到底決定同鱸魚公主結婚了。」

「天哪，這是什麼消息呀！鱸魚，下流卑鄙的鱸魚，要嫁給國王了嗎？」花嬌痛苦到想自殺。她再沒有走路和說話的勇氣了。她依靠在一家住戶的大門角上，無力地坐在石頭上了，她把草帽拉得很低，把她美麗的金髮完全藏在帽子裏。「我是多麼倒霉呀！」她自語道。「天遙路遠的來到這裏，爲的來增加我的情敵的勝利的光榮麼？爲的來做我的仇敵的滿意的見證人麼？這件事完全明白了，就是爲了她的緣故，青鳥才不飛來看望我。就是爲了這個小怪物，青鳥才這般殘酷的虐待我。負心的青鳥呀，我爲了你的生存，幾乎犧牲了我的生命，這叛逆者的目標此刻轉移了，他簡直像是沒有看見過我

一樣，他把別離的痛苦留給我獨自享受，而他自己却在別處尋樂。」

當人們心中痛苦太深的時候，胃口往往是壞的。女王找到一家旅館住下，飲食都不能進口。次日天剛明她就起身，她跑向神廟裏去。那邊衛隊森嚴，她受了多少兵士與衛隊的譴責，好不容易的進到廟裏。她瞧見國王的寶座，也瞧見鱷魚的寶座，全國的人民，已經把鱷魚當成皇后看待了。一個如此溫柔高雅的花嬌公主，對着這種景物，真是柔腸寸斷。她挨近她的情敵的寶座站着，將身子依靠在一個大理石的圓柱子上。國王第一個來到，神采逸飛，比初見時更美麗，更可愛了。鱷魚跟着到來，穿得十分豪華。但是在綺羅中，她顯得更醜陋，使人見了害怕。她繞着眉毛望着女王說道：「你是誰呀？你敢於逼近我的美麗的面孔注視，而且依靠我的金珠的寶座太近了。你是誰呀？快說，否則我叫侍衛兵把你捆起！」

「我的名子叫做賤丫頭。」她回答道。「我是從遙遠的地方趕來，售賣稀奇古玩。的。她伸手到她的麻布口袋裏面，摸索出一隻翡翠的鐲子，就是亞蒙從前用嘴兒嚙來給

她的。

「好看呀，好看呀，」鱸魚說道。「這真是一個美麗的綠玻璃。你要賣五角錢嗎？」女王回答道：「夫人，請你把這個拿給識貨的人看看吧！然後我們再議定價錢。」

鱸魚雖然蠢笨如牛，但是心裏很愛國王，只是不知道如何表示罷了。有了這個接近國王的機會，而且還可以同他說說話，她怎麼能夠放過呢？她手中拿着玉鐲，走到國王的寶座前遞給他看，同時懇求國王發表一點兒意見。國王一看這玉鐲，就觸動起他的心事，他立刻就想起了從前送給花嬌的那隻鐲子，他的臉色灰白了，他嘆息，他兩眼含淚，半天說不出話來。後來他害怕被人看破他的內心，又把他罰變青鳥，於是他振起精神，勉強說道：

「我相信，這隻翡翠的鐲子的價值，可以抵得我整個的王國。而且世界上只有這一隻，沒有任何同樣的，除了我手腕上這一隻以外，你看，這不是天生的一對嗎？」

鱸魚再回到她的寶座上，她這時像一隻退甲的海蚌那般難看。她問女王到底價值多

你看，
這不是
天生的
一對
麼？



少。因為國王
的稱賞，她無
論如何要買下
這隻玉鐲的。
花嬌說道：
「夫人，如果
你要用金銀的
代價來收買這
隻玉鐲，那就
太不容易了，
我們還是商量
價值以外的交

換條件好些。你只要讓我在國王的寢宮內的回聲室（註）裏睡一夜，我就把這隻鐲子送給你。」

「賤丫頭，話就如此說定了。」鱸魚說道，同時笑的像個瘋婆子。滿口的獠牙，又長又大，像兇猛的野豬的牙齒一樣，全數露在嘴外。

國王也不追究玉鐲的來歷，因為他對拿玉鐲給他看的人太不關心了，因此就忽視了玉鐲的重要性。（自然玉鐲已經觸動了他的好奇心。）況且他覺得愈不與鱸魚接近愈好，不看見她，不同她說話，才是第一妙策。

在國王還是青鳥的時候，他曾經告訴過花嬌公主：「在他寢室的下層，有一間小屋，那營造法是極神妙的，取名叫做回聲室，有人在這裏只要悄悄的說一句話，國王睡在床上都聽得清清楚楚。花嬌就想借了這種回音，來喚回國王對他舊日的憐愛。」

（註）回聲室：Cabinet des Echos

鱸魚命令宮人把農婦帶進回聲室去，她在那裏開始她的懺悔與咀咒。「殘酷的青鳥啊！我不願意懷疑的不幸事件，現在是真實的到來了。天下沒有比你負心更真的事，你完全把我忘記了。你愛上了我的可鄙的仇人，你的不忠的手，曾經把一隻翡翠鐲子贈給我，這紀念品只能喚起我痛苦的回憶，因為你的心裏，早就沒有我的存在了。」說到這裏，一陣傷心的嗚咽，打斷了她的陳訴。當他恢復了一分說話的氣力的時候，她又抱怨起來。斷斷續續，一直說到天亮。侍候在國王寢室裏的僕從，簡直聽了一夜的悲鳴與嗚咽。他們次日報告鱸魚公主，問她爲甚麼要留着一個如此喧囂的婆子在那裏，吵得大家都不能睡眠。但是等衆人責問賺丫頭的時候，她說她睡得很好，簡直跟平常一樣的在做夢，不過在夢中她有一個高聲說夢話的習慣罷了。

最糟的是國王，一點也沒有聽見她的聲音，自從他有了一個卓絕的遭遇之後，就是說自從他愛了花嬌公主之後，他就病着失眠了，每夜當他要上床休息片刻的時候，他必定得吸食些鴉片煙。

她已有
再求助
於雞蛋了。



次日，女
王在各種奇異
的憂慮的情緒
之下，度過不
安定的半天，
她自忖道：
「如果他聽到
了我的談話，
他能夠置之不
理嗎？那未免
太殘酷了，假
如他絲毫沒有

聽見我的怨語，那我還有甚麼更妙的方法呢？」她身邊又沒有稀奇古怪的物品了，縱然還有許多美麗的珠寶，這些都不夠刺激鱸魚的嗜好，她只有再求助於雞蛋了，她於是敲碎一個，不久從裏面出來一部平滑的四輪鋼車，裝飾極其華美，有六個綠色的老鼠扶持這車子，還有一隻玫瑰色的老鼠站在前面，是一個驍勇的馭者，在這輛金碧輝煌的鋼車內，坐着四個小傀儡，看他們神采奕奕，活潑玲俐，像我們在「聖日爾曼」和「聖洛愛」的賽會中所看到的一樣，他們做的事情令人十分驚異。尤其是當中的兩個埃及小人會跳西班牙古舞，同三級舞，比舞台上看到的還要整齊。

女王的心花怒放了，當她看到魔術家有這般偉大的藝術成就的時候。從早到晚她不说一個字，一直等到鱸魚散步的時刻到來。她找到一條幽靜的小道，使她的小老鼠小傀儡表演起來。這新奇的事物，使鱸魚萬分驚異，她忍不住叫了兩三聲：「賤丫頭，賤丫頭，五毛錢賣了你這車子同老鼠罷！」

花嬌說道：「請你去問朝廷裏的文學家同博士先生罷，看這件奇妙的東西能值多

少？我將服從那些最聰明的學者的決定。」鱷魚決心要買下這件東西，向她說道：「不要向我多囉嗦了，我看不得你這個骯髒惡濁的樣子，直接說出你的價錢，快，快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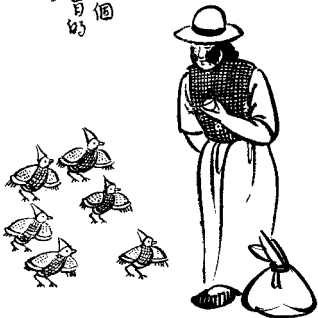
「再在回聲室裏睡一夜。」她說道。「這就是我全部的希望。」

「去罷，去睡吧，可憐的蠢才。」鱷魚回答道。「這個要求不會被拒絕的。」同時掉轉頭來對宮女們嘲笑道：「你們看看這個大傻瓜！把她的寶貝賣得如此便宜，真是一個蠢豬。」

黑夜來到，花嬌把她能想像的字句都說出來了，可憐又是石沉大海，一點沒有消息。因為國王每天夜晚都吸食鴉片煙，這安眠劑從來沒有間斷過的。僕人們互相討論道：「這個農婦是一個瘋婆子，那是毫無疑義的。她整夜整夜都在演說，不知爲了甚麼？」有的僕人答道：「我聽了兩夜了，她說得怪可憐的，我覺得她是一個有靈魂有熱情的人，只是不知道爲什麼在夜裏才講罷了？」

她耐心等待天明，好知道她的談話所產生的效果。「怎麼？一點沒有影響麼？這個

雞蛋裏面
出來六個
穿甲冑的
麵做的
小鳥



TM

野蠻的劍子手，已經成了雙子噁子了麼？唉，唉，我對愛情是這般軟弱無能，怪不得他鄙視我。——她想要掙脫愛情的枷鎖，可惜她沒有這個力量。

她袋內僅

僅剩有一枚能救助她的雞蛋了。她敲碎它，裏面出來六個穿甲冑的麵做的小鳥。煮熟了的，而且香味撲鼻，引動人的食慾。他們的歌聲十分悅耳，而且能夠占卜未來的事，能醫治人們的疾苦，藥到病除，比醫神愛司拉夫的本事還要高明。女王爲新奇的形相所迷惑了。她帶着她的會說話的麵鳥兒，走向鱸魚的接見室去。

當她走過長廊的時候，遇見一個侍候國王的僕人，他走來挨近她身旁說道：「賤丫頭，你知道你造的孽多麼重大。假如國王每晚不吃鴉片煙來麻醉他自己，你的吵鬧會使他頭部炸裂的。你哪有那麼多的廢話？真令人不能忍受。」花嬌至此才恍然大悟，爲甚麼國王聽不見她的談話的原因了。她從布袋裏拿出些珠寶給僕人，說道：「我不害怕打擾國王的睡眠。今天晚上，請你不要再給他鴉片煙吃了，如果我又能再在回聲室裏睡一夜，這些珠寶鑽石都送給你作酬謝吧。」僕人爲她的誠意所感，答應照她的囑咐辦去。

話剛說完，鱸魚走來了。她看見農婦手裏的麵鳥兒，而且假裝要吞食下去的樣子，

鱸魚趕忙問道：「賤丫頭，你在這裏作甚麼？」

花嬌答道：「夫人，我在吃星相家，吃音樂家，吃醫生，他們的味道好得很。」這時候，六隻鳥兒唱起歌來了，歌聲悠揚婉轉，比百靈鳥還要好聽些。後來他們一齊說道：「給我們白亮亮的銀元罷，我們會向你預言好運氣的。」一個充當領袖的鴨子，他的聲音分外宏亮，高聲唱道：

呷！呷！呷！

我是名醫家！

我能醫治世人的痛苦，

我能醫治世人的瘋狂，

只是除了愛情的創傷。

鱸魚驚異得說不出話來，這幾天她從農婦手裏得到的寶物實在太多了，至此又大叫道：「他媽的！又一個神奇的麵糰子！我必定得到它。來，來，來，賤丫頭，你能給我

嗎？」

她答道：「還是往日的價錢，睡在回聲室裏，此外不要你一文錢。」

鱸魚很慷慨的說道：「好的，拿去，多給你一個金幣。」因為她希望獲得這貴重的鱸鳥的心太切了，這使她的性情變得溫良起來。

花嬌從來沒有這般快樂過，因為她盼望國王今夜能聽她說話。她向鱸魚道了謝，就退下去准備。

夜色來臨，僕人來領導她向回聲室走去。她心中暗暗祝禱，允許了她的那個僕人，要有信用才好。實則今晚他應該給國王吃鴉片煙，他反而用興奮劑代替了麻醉劑，使國王在夜裏精神更好，絲毫沒有倦意。花嬌計算整個宮殿裏的人都睡着了的時候，她開始咀咒起來。她說道：

「我經過了千山萬水，千辛萬苦來尋找你，然而你竟至從我懷裏逃跑了，你要同鱸

魚結婚了。我對愛情付出的代價不夠莊嚴麼？殘酷的人，我做了甚麼對不起你的事？你忘了你的海誓山盟了麼？你想想在你變成異類的時候，我待你是如何的好！我們的會話是如何的甜蜜！」她能想到的都想到了，能說出的都說出來了。她有一個天才的記憶力，把珍貴的回憶，一幕一幕的用語言來展開。

國王睜開一雙大眼睛，他相信這是花嬌的可愛的聲音。從何處傳來他的耳裏，令他莫名其妙。但是這些語句，在他的心裏，掀動起千萬種柔情，使他猛憶起他的不可比擬的可愛的公主。爲甚麼要離開她呢？真使他心碎腸斷。這痛楚等於扁柏樹上那些刀劍一樣，已經擊穿了他的心肝。他此時不能再合默了，好像女王的幽怨的哀訴一樣，流露出他真純的情感。他說道：

「唉！公主啊！你對待一個崇拜你的情郎太殘酷了！你已經向我們公共的敵人投降了，這是可能的嗎？」

花嬌聽到他的回答，立刻向他解釋，並且說道：「如果你要明瞭這件事情經過的詳

情，最好去問賤丫頭去。」國王不耐煩等候天明，立刻叫進僕人，命令他們找尋賤丫頭，立刻帶到，越快越好。僕人們答道：「再沒有比這個更容易的事了，因為賤丫頭就睡在回聲室裏。」

國王不敢想像了。一個如此偉大的女王，像花嬌那樣，怎麼能夠化裝成一個鄉鄰的農婦呢？而且這個賤丫頭的聲音，為甚麼與花嬌公主的聲音一模一樣？而且知道他們兩人心底的秘密？賤丫頭就是花嬌嗎？這觀念他不敢相信。在這些不確定的意念裏，他忽然躍身而起，還來不及穿好衣服，就向回聲室走去。他樣子多麼狼狽啊！走下去又找不着鑰匙，因為驢魚把鑰匙藏起了。幸而國王還有一個寶貝鑰匙，能打開所有宮內的房門。

他看見她穿一件白色的輕羅綢衫，這漂亮的衣服，一向是穿在骯髒的衣服的裏面的。美麗的金髮舒展在兩肩之上。她睡在一張供休息的平床之上。遠處一盞昏暗的油燈，放射出半明半暗的花圈。忽然間國王進來了，愛情把他帶上了光明的道路，他認出

這正是花嬌本人了。他投身跪在她的脚前，用眼淚把她的雙手洗滌一遍。狂歡使他昏迷過去。痛苦，甜蜜，千種萬種不同的情緒，都向他心上奔馳。

女王的興奮也不比國王減少，她的心跳，她的心緊，她連呼吸都困難起來。她定睛看着國王，不轉眼，也不說話。當她恢復神志的時候，把責罵他的話都忘記了。重逢的快樂，勝過負心的怨尤，愛情就是這樣偉大的。

他們彼此都明白事情的真像了。各人的熱情立刻從心底湧出，兩人同時都昭雪了所受的冤枉。現在唯一的障礙，就是偏心的蘇西仙女了。

奇蹟又出現了。愛護國王的魔術家，帶着另一個著名的仙女來到王宮。她正是送給四個雞蛋與花嬌的那個仙女。一聲悲賀之後，魔術家宣稱他已經同仙女聯盟來救助國王並解放花嬌。他們已有足夠的力量，蘇西要反抗也是無法的，因此他們的婚期不必再遲延了。

這一對少年情人心中的歡樂，不是我們所能形容的。天色一亮，整個的宮殿內外的

他們
經過如此
長遠的痛苦
以後的結合，
那幸福與
恩愛，
當然是
舉世無雙了。



人都傳遍了這
個消息。每個
看見花嬌的
人，沒有不衷
心崇拜的。這
新鮮的消息傳
到鱸魚的耳
裏，她跑向國
王的宮中去。
她看見她的美
麗的情敵，站
在國王的身

旁，這使她如何的驚訝呀！她剛想張開嘴巴，大罵起來，魔術家與仙女出現了。她們把她變形了，變成一隻大母猪。因為這樣，她還可以保留她的名字的一部份。（註）還可以保留她原有的愛大叫大鬧的性格。當她逃向豬欄的時候，一方面尖聲大叫，一方面氣憤擾攘。全宮上下的人，看見這種情形，都笑得透不過氣來。一個強大的笑聲，送別了忌妒者的命運。

亞蒙國王同花嬌公主，脫離了一個如此討厭的怪物以後，一心一意，只在籌備他們的婚禮了。

亞蒙是世間的英雄，花嬌是閨苑的仙花，他們經過如此長遠的痛苦以後的結合，那幸福與恩愛，當然是舉世無雙了。

（註）按鱸魚法文爲 *Trulonne*，母猪法文爲 *Trie*。兩字前列四個字母相同，所以說是保留原有名字的一部份。

三十五年四月四日兒童節譯完於成都華西大學。